

造古船,他没有一帆风顺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晞

54岁那年,许路第一次搭乘自制的古式帆船准备远航。

他计划横跨台湾海峡,特意根据天气预报挑了天气好的一天。但船刚刚开出海6个小时,就遇到局部的风暴潮,不得不弃船。站在护航船上,他看着这艘名叫“南台二号”的小型中国传统木帆船慢慢消失在海平面上。

那是2017年,他研究中国古帆船的第十七个年头。相熟的老渔民余龙发跟他分析“南台二号”的失误,他听完,突然冒出一句:“我再造一艘,我们俩再走一趟,怎么样?”

在电话那头,余龙发感慨,他对这件事多么死心塌地,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许路的经历算不上一帆风顺。过去22年,他参与制造了两艘古式帆船。第一艘船“太平公主号”从中国出发,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但他因各种原因没登上这艘船。第二艘船“南台二号”因意外的风暴潮弃船了。

他经常和人讲起海尔达尔的故事。这位挪威的探险家为了证明石器时代人类从南美洲迁徙到太平洋中部的学术假说,乘坐仿古的木筏,从秘鲁航行到南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许路说,他在海尔达尔的故事里找到了共鸣:没有人相信海尔达尔的猜想,刺激了海尔达尔去远航。

而最初刺激他的事,是他计划驾驶中国传统帆船去远航时,竟然找不到一艘活着的、可以远航的古式帆船。这个在福建诏安出生的男人对此感觉意外,在他儿时,甚至再往前,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的人们经常搭乘古帆船出海谋生,造船业一度鼎盛。

既然找不到一艘船,我就想不如造一艘。他拜访了国内研究古帆船的学者,去图书馆里找资料,但能搜刮到的资料大多是讲述中国帆船的历史故事。

他找不到古帆船怎么制造出来的资料。这让许路一度陷入迷茫,只好去找民间的造船师傅,一点点还原寻找中国传统帆船的制造工艺。

有的造船师傅对这个访客的到来感到意外,“都是被淘汰的技术了,你关心这干什么,我是造船行业的淘汰者,你可别一头扎进来。也有人愿意把家传的造船技术倾囊相授:中国传统帆船用洋流和风驱动,要是地球有一天能不用阳光了,人们或许还能用上古式木帆船。”

许路回忆,那些造船工匠大多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时当学徒,要花三年零四个月给老师傅打下手干杂活儿,再一点点修炼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师傅”,但传统木帆船已经被现代的铁壳船淘汰,老工匠的造船手艺没有了,大多数人虽然生活窘迫,脾气依旧自负、清高。

一个传了六代人的造船家族,因为订单减少,主业改成做龙舟。还有人甚至把象征工匠地位的斧头扔到海里,宣布金盆洗手,改行养鳊鱼,直到许路再次请他出山,已经过去20多年。

许路说,他从这些老工匠身上,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缩影,“我和他们的性格很相似。”

太太乔阳曾经跟着许路一起拜访老工匠。她回忆,每次登门前,许路总是提早买几盒不同口味的馅饼,带上礼物去老工匠家,礼数周全;到了老工匠家,泡杯茶,几乎没有寒暄,就开始聊造船了。乔阳在丈夫身上也看到了工匠的气质,上来就抄斧头,“用技术说话。”

为了撬开老工匠的嘴,许路往往会讲前一位老工匠教授的造船方法,激起眼前老工匠的好奇心,他们听到别人的造船方法和自己不一样,反而会来追着我问。

慢慢地,他访遍了福建各个乡镇上百个师傅,对于不是造船专业出身,也没有木



许路在“太平公主号”上。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经历、造船经历的许路来说,他拜访的上百个造船工匠,是他的老师。

许路的团队伙伴李金华回忆,许路手里总有个小本子,还带着那个年代稀罕的数码相机拍摄,每天晚上都会整理当天访谈的内容。另一个好友魏军说,许路选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大家热衷炒房的年代,他扎扎实实地做造船研究,想把海洋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按照古籍,悬挂帆船的桅杆要用树龄百年以上的福建杉原木,许路四处托人,才从深山里找到两棵合适的杉木,买了这两根桅木以后,许路的账户里只剩几千元了。最难找的是麻绳,古帆船的麻绳要求坚韧,能长期泡在水里。许路多方寻找也没找到合适的,最后不得已用了尼龙绳。

许路回忆,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要时间和资金。

海砺壳灰拌上米汤,不断捶打后会变成面团一样的黏稠物,用来涂刷船底的木板,增加木板间的黏度;帆船要用棉布制成,村子里懂得绑帆的工人,年纪至少要50岁以上,船身的油漆要用煮熟的桐油,会制作这类油漆的工匠也不多。找到这些工匠,花费了超额的时间。

按照古籍,悬挂帆船的桅杆要用树龄百年以上的福建杉原木,许路四处托人,才从深山里找到两棵合适的杉木,买了这两根桅木以后,许路的账户里只剩几千元了。最难找的是麻绳,古帆船的麻绳要求坚韧,能长期泡在水里。许路多方寻找也没找到合适的,最后不得已用了尼龙绳。

许路回忆,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许路说,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筹资。

平公主号用辅助动力系统系统和船身广告。许路拒绝了,古代哪有引擎呢,都靠风力和洋流。而且,古帆船上怎么能出现商业的广告呢?他认为赞助商不了解也不尊重“太平公主号”的初衷。

为此,造船团队里争论过许多次。李金华回忆,许路始终坚持复原古帆船的学术构想,不愿意加引擎。但李金华却说,加上引擎能更加确保航行安全,那是涉及人命的大事。

后来,“太平公主号”依然加上了引擎系统。这艘船前后花费了100多万元。许路没有和李金华一起登船横跨太平洋,李金华说,引擎系统是许路没有登船的原因之一。

“太平公主号”在太平洋上航行了7个月,顺利抵达美洲,返航时却意外和货船相撞,断成两截,因船体结构牢固,无一人员伤亡。得知船失事那天,许路说,这可能是“太平公主号”自己选择的归宿,他的朋友回,性格和你相似,不为瓦全。

他把制造“太平公主号”的经历写进新书《造船记》里,并总结经验:船头的钉头没有做处理,生了锈反而更牢固,船底板按照清代的古籍使用了9厘米的木料,事实证



许路向造船大师傅请教造船法式。

明这个尺寸不影响木帆船横渡太平洋。

《造船记》的故事写到“太平公主号”沉没就结束了。后来,许路又买了木料想造船,但资金不够,只好把木料送给别人做了龙舟。造船要烧钱,他给博物馆策划展览赚钱,攒钱。

2013年,他又造出了“南台二号”,这一次,他弥补了“太平公主号”的缺憾。他找到了能用在古帆船上的、足够坚韧的麻绳。“南台二号”最后也加了辅助引擎系统,因为没有加辅助海部门很难批准这船出海。

“南台二号”也弃船了,许路比计划提前,回到了陆地。妻子乔阳对此一点也不意外,就像他早上出门要上班,现在只不过提前回来而已。她也懂得驾驶帆船,知道船远航的变数太多了,他有时也会说,一辈子要在海上漂,将来也要死在海上的啊。

许路如今还想造船。他说,他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攒足够的资金。近几年,许路想了各种方法,要把中国古帆船的制造技术传播出去。比如,邀请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来参与古式帆船的试航,让更多人体验并关注中国传统帆船。

在《造船记》里,他把造船相关的技术用表格、图纸、照片等形式写进书里。哪怕他知道,这会降低读者阅读兴趣,但他依然坚持。乔阳解释,如果有人想做一艘木帆船,看这本书就可以。

我没什么厉害的,最厉害的地方只不过是发现了中国帆船技术的重要性,记录了下来,再把老师傅们厉害的技术,传播出去。许路说。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亚太地区海洋文化遗产的学术大会,他带着1.2米长、10多斤重的船模和中英文标注的图纸去了现场。这个操着闽南口音英语的男人,最后成为第一届学术大会的最佳论述人。后来三届,他还把老师傅带到演讲现场,和他一起合作讲述。

他不擅长讲梦想。乔阳说,说这个许老师会生气的。他更愿意讲那些失落已久的技术,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他只是老老实实把老工匠教他的工艺和技术说出来。出书以后,他带上书和茶再次登门,送给老工匠们看。

许路说,在他儿时记忆里,在他多年的研究里,他经常在船厂里看到头戴斗笠,穿着地域服装的惠安女人,挑着沉重的木料。后来老工匠告诉他,这些惠安女人工资比男性工人低,也愿意干更费体力、更脏的工种。

新书的封面绘制了船厂工人造船的场景。许路特意请图书编辑一定要把惠安女人画在封面上。



漳州月港郑氏造船图谱。

焦晶娴

谁也没想到,一个短视频博主自制酱油的实验,能让酱油界茅台“海天市值蒸发400多亿元。”

这个名为“辛吉飞”的东北男人在视频中酷爱歪嘴、一口一个兄弟,怪笑着把日常叫不上名的化合物一通勾兑,造出不含牛奶的奶茶,没有的牛肉的牛肉干,和黄豆不沾边的酱油,因此被称为“东北绝命毒师”。霍格沃茨中国分校唯一指定魔药学教授。

他让人们发现,自己吃进去的可能并不是实际想要的。这引发了公众对食品添加剂声势浩大的声讨。网友带着恐惧和戏谑,把食品添加剂比为“海克斯科技”,一项《英雄联盟》游戏中魔法和科技结合的技能。随着热度发酵,“海克斯科技”扩展为“非自然虚假”的代名词,有时甚至出现在美女博主的视频下,用以暗示博主是“整容脸”。

人们迫切希望找回早已失去的、对食物的掌控感。有人不敢点外卖,吃外卖煎蛋总有一股塑料味;有人拿着放大镜研究家里囤积的零食配料表,大呼吃了几十年的化工原料。

多吃的几滴酱油成为脱发的原罪,从密密麻麻的配料表上,不少人仿佛看到了未来体检报告上的加号。

风声鹤唳下,一些食品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向公众科普,食品添加剂是在合法的剂量、用法和用量范围内使用的。

科技与狠活的诞生本是为了让食物变得更理想。为了改善食物外观和风味,3000多年前,埃及墓碑上就有人工着色的糖果,我国的周朝也已开始使用肉桂增香。制作豆腐时的盐卤就是凝固剂,从东汉一直流传至今。

工业革命后,农场的工业化将人们从土地上解放,让农作物产量倍增,食品工业将过剩的食物变为可以长期存放的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普及了廉价、易保存和运输的罐装食品。20世纪60年代后企业扩张、女性回归职场,则让汉堡等预加工的快餐成为中产白领的首选。

随着新式化合物不断被发现,对于食品添加剂,科学也给出结论性的答案。不同研究的结果很可能相反,比如面粉的漂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其强氧化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不明确。欧盟选择禁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则认为不会带来安全问题。

这让食品添加剂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疑影重重。造假技术又加重了疑虑。早在1820年,一名英国化学家在《论食品添加剂和厨房毒物》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让我们喝下去就觉得精神振奋的柠檬汽水,是廉价的酒石酸临时勾兑的。”

人们不是不信任添加剂,只是不信任加添加剂的人。有人这样评价辛吉飞引发的食品界风波。当食品添加剂隐于光鲜的包装后,看不见后厨的消费者是天然的弱势。

上世纪初,亨氏番茄酱的创始人为了顺应抵制防腐剂的浪潮,用增加一倍糖取代苯甲酸钠,延长保质期,并因此名声大噪。但额外的糖不仅让人上瘾,还在美国埋下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我们对于食物看似选择众多,其实别无选择。

当年揭露连锁肉类食品工厂生产内幕的《丛林》一书,预言了百年后,消费者花钱也买不到安心的现实,如果多付点钱,他们得到的可能是花哨的装饰或者欺骗。不管是用爱心还是金钱,他们都得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

面对这种信息不对称,人们只能用朴素的情感来作判断。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吃的真相》中提到,人们对食物都有自己固有的观念和愿望。他曾在媒体上科普过味精的科学事实,结果几十条评论骂他“被味精厂家收买”,另外几十条是骂他“妄图搞垮民族味精产业”。

2012年肯德基“速成鸡”风波后,一条谣言流传甚广,说肯德基的肉鸡有6个翅膀4条腿、不吃饲料只注射药物,至今仍是许多人的童年阴影。

厨艺不精的上班族们早已忘记了食材的朴素味道,天南海北的舌头被统一驯化,广东人也越来越能吃辣。他们在工位上或上班途中匆忙塞下重口味的外卖和便当,在深夜加班时,往嘴里塞电商平台上的批发的平价零食。

只有在新闻里看到从冷库取出的预制料理礼包、无法融化的雪糕,人们才会短暂地惊醒,报复式地分析每一口食物。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认为,商家使用添加剂后,明明白白告诉消费者食品添加剂的好处和坏处,才是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公众。因为看起来无比友好的“0添加天然食品”,也可能只是华而不实的概念。比如有商家试图用芹菜粉和活性菌培养物取代防腐剂,天然产生的亚硝酸钠不比工业食品少。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无论互联网上思想多锋利,用嘴投票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荷包。我们终究也只能一边在辛吉飞的视频下叫好,一边徒劳地筛选外卖店铺,在备注里谨慎留言,试图低成本逃离料理礼包。

嫫祖

嫫祖,从蚕神嫫祖手中一诞生,美丽与华贵就与中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蚕丝,因为丝绸,人族高贵起来,柔软起来,交流起来,战斗起来,和谐起来。因为丝绸,人们拥有梦想跟远方。

古时候的天地还在,古时候的日月还在,古时候的山河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在了。

时间吞噬一切。真相被一代接一代的死亡带走。嫫祖事迹若隐若现,已成云烟。文献上对嫫祖的简略记载,与她的伟大贡献极不匹配。但我相信,真相在被死亡跟时间带走的同时,也随着新生命的诞生而延续。那些遗失的嫫祖消息,时刻通过最细微的毛细血管流传在天地之间,并在时空的褶皱里遗传。

黄帝开创中国、文明中国、改变中国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携带着元妃嫫祖的气息。黄帝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伟大故事中,保留着嫫祖的指纹。一切即将发生。黄帝及嫫祖共同选择的生活,是对文明走向的最初判断跟选择。命名世界,建立秩序,中华民族开始走出黑暗时代。我们今天的日常,是从黄帝嫫祖那里开始的。

关于嫫祖的故里,存在十余种说法:河南的西平、开封、荥阳;湖北的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的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等。如此多的地方都以嫫祖故里为荣光,可见嫫祖的影响深入人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嫫祖的孩子啊。

《水经注》记载:西陵平夷,故曰西平。上帝把我生在嫫祖生活的土地上,让我在西陵的风土人情中生活近二十年。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过嫫祖的故事,我好奇地看着妈妈养蚕抽丝织布,我枕着妈妈给我做的蚕砂枕头进入梦乡。

当我年过半百之后,忽然觉得我应该写写嫫祖,才无愧于嫫祖的子孙。我在桑蚕大地上寻找嫫祖。遥远的嫫祖,像亲娘一样牵起了我的小手。

万物有灵。一个鸿蒙世界存在于桑蚕之中。今天的每一棵桑树,每一只蚕都携带着从创世之初以来的全部信息。

桑蚕生长,文字生长。从嫫祖和桑蚕开始,我与古老汉字进行对话。我往记忆

的深处走,一点一滴地收拾、修补并且恢复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灵魂碎片。嫫祖时代的语音、气息、风俗跟景物扑面而来。我写不出黄帝的创世史诗、写不出人族寓言,那么我能否写出祖先的日常、肉身的记忆?能否走进文明的源头跟初始?走进黄帝建立的秩序中?

反省道之动。从最开始的地方最简单的地方写,写出世界最初的样子,事情最初的样子,祖先最初的样子,没有受到佛道影响的样子。写出原始的样子,传达出祖辈的价值观。

我看见,嫫祖跟他的丈夫黄帝身上洋溢出来的那种高贵的单纯、简单的丰富、静穆的伟大,与生俱来的忧伤。

伟大的黄帝,伟大的嫫祖,伟大的仓颉,伟大的祖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笔写造化,桑蚕有功。丢失的历史,涌现出来。

我庆幸自己对嫫祖的书写,使我聆听跟接触到伟大。

写出《嫫祖典》一稿后,我竟然好意思拿着粗糙的稿子请学者、编辑、鲁奖得主穆涛老师批评,穆老师一字一句看了(估计是皱着眉头,烦得够呛),写了三页笔记,对小说的结构提

出意见,引导我关注黄帝嫫祖建构的文明秩序。小说家、鲁奖获得者方舟放下正在创作的长篇,与我共同探讨,他说:我们的日常是从黄帝嫫祖那里过来的,连黄帝跟嫫祖的争吵,也不仅仅是夫妻的矛盾,是对文明走向的选择跟判断。他怕我修改时有畏难情绪,还含蓄地说:一部作品,最幸福的阶段是修改阶段。

最后的修改是在老家西平进行的。改完最后一个字,抬起头,我看见嫫祖慈祥的笑,跟亲娘一样。

写《嫫祖典》时我感叹,春蚕制茧亦可怜,春蚕制茧最堪哀,皆是不通。不会作茧的蚕,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蚕。蚕的生命过程就是春蚕吐丝,就是作茧自缚,就是化蛹为蛾。无喜无悲,自然而然。只有作茧自缚,才能完成自己。只有化蛹为蛾,才能升华自己。这是我们应该从蚕身上学到的美德。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蚕蛹化蝶、嫫祖抽丝之后,天地间令人激动的事物已经不多。

好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穿着蚕神嫫祖留下来的丝绸,并有行神嫫祖的佑护,我们安然无恙。

胡松涛

我们的日常是从黄帝嫫祖那里走过来的

嫫祖,从蚕神嫫祖手中一诞生,美丽与华贵就与中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蚕丝,因为丝绸,人族高贵起来,柔软起来,交流起来,战斗起来,和谐起来。因为丝绸,人们拥有梦想跟远方。古时候的天地还在,古时候的日月还在,古时候的山河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在了。时间吞噬一切。真相被一代接一代的死亡带走。嫫祖事迹若隐若现,已成云烟。文献上对嫫祖的简略记载,与她的伟大贡献极不匹配。但我相信,真相在被死亡跟时间带走的同时,也随着新生命的诞生而延续。那些遗失的嫫祖消息,时刻通过最细微的毛细血管流传在天地之间,并在时空的褶皱里遗传。黄帝开创中国、文明中国、改变中国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携带着元妃嫫祖的气息。黄帝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伟大故事中,保留着嫫祖的指纹。一切即将发生。黄帝及嫫祖共同选择的生活,是对文明走向的最初判断跟选择。命名世界,建立秩序,中华民族开始走出黑暗时代。我们今天的日常,是从黄帝嫫祖那里开始的。关于嫫祖的故里,存在十余种说法:河南的西平、开封、荥阳;湖北的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的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等。如此多的地方都以嫫祖故里为荣光,可见嫫祖的影响深入人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嫫祖的孩子啊。《水经注》记载:西陵平夷,故曰西平。上帝把我生在嫫祖生活的土地上,让我在西陵的风土人情中生活近二十年。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过嫫祖的故事,我好奇地看着妈妈养蚕抽丝织布,我枕着妈妈给我做的蚕砂枕头进入梦乡。当我年过半百之后,忽然觉得我应该写写嫫祖,才无愧于嫫祖的子孙。我在桑蚕大地上寻找嫫祖。遥远的嫫祖,像亲娘一样牵起了我的小手。万物有灵。一个鸿蒙世界存在于桑蚕之中。今天的每一棵桑树,每一只蚕都携带着从创世之初以来的全部信息。桑蚕生长,文字生长。从嫫祖和桑蚕开始,我与古老汉字进行对话。我往记忆的深处走,一点一滴地收拾、修补并且恢复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灵魂碎片。嫫祖时代的语音、气息、风俗跟景物扑面而来。我写不出黄帝的创世史诗、写不出人族寓言,那么我能否写出祖先的日常、肉身的记忆?能否走进文明的源头跟初始?走进黄帝建立的秩序中?反省道之动。从最开始的地方最简单的地方写,写出世界最初的样子,事情最初的样子,祖先最初的样子,没有受到佛道影响的样子。写出原始的样子,传达出祖辈的价值观。我看见,嫫祖跟他的丈夫黄帝身上洋溢出来的那种高贵的单纯、简单的丰富、静穆的伟大,与生俱来的忧伤。伟大的黄帝,伟大的嫫祖,伟大的仓颉,伟大的祖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笔写造化,桑蚕有功。丢失的历史,涌现出来。我庆幸自己对嫫祖的书写,使我聆听跟接触到伟大。写出《嫫祖典》一稿后,我竟然好意思拿着粗糙的稿子请学者、编辑、鲁奖得主穆涛老师批评,穆老师一字一句看了(估计是皱着眉头,烦得够呛),写了三页笔记,对小说的结构提出意见,引导我关注黄帝嫫祖建构的文明秩序。小说家、鲁奖获得者方舟放下正在创作的长篇,与我共同探讨,他说:我们的日常是从黄帝嫫祖那里过来的,连黄帝跟嫫祖的争吵,也不仅仅是夫妻的矛盾,是对文明走向的选择跟判断。他怕我修改时有畏难情绪,还含蓄地说:一部作品,最幸福的阶段是修改阶段。最后的修改是在老家西平进行的。改完最后一个字,抬起头,我看见嫫祖慈祥的笑,跟亲娘一样。写《嫫祖典》时我感叹,春蚕制茧亦可怜,春蚕制茧最堪哀,皆是不通。不会作茧的蚕,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蚕。蚕的生命过程就是春蚕吐丝,就是作茧自缚,就是化蛹为蛾。无喜无悲,自然而然。只有作茧自缚,才能完成自己。只有化蛹为蛾,才能升华自己。这是我们应该从蚕身上学到的美德。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蚕蛹化蝶、嫫祖抽丝之后,天地间令人激动的事物已经不多。好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穿着蚕神嫫祖留下来的丝绸,并有行神嫫祖的佑护,我们安然无恙。